

新蜀報

鄧邦民主編

本期內容

抗暴運動的三個目標
——不能因美軍部分的撤退而中止
決定教局的兩個因素
駁議決議與校門口血案周年
最後一張王牌	...	若愚
英國外交的道路	...	辛濤
從量到質以及從質到量（哲學講座）	...	侯外康 羅克汀 合著
第三方面的前途（政治講座）	...	鄧邦民
文藝上的團體生活	...	秦中書
羊棗和「我的爸爸」	...	克寒
月下	...	黃寶俊

第四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五日出版

抗暴運動的三個目標

第一、因美軍的進攻而停止

一月廿九日
 美國國務院宣佈，
 美政府已決定停止
 其對三大小組會及
 軍事訓練進行總部
 的訓練。國務院某
 發言人對路透社說：
 美政府決定停止美
 軍在北平進行總美
 海軍陸戰隊之命令
 ，美政府對美軍
 如北平美軍
 真正停止，那自願
 停止的，但是，全
 國各地青年學生的
 抗暴運動，却
 不能因而中止，因為美方此事，
 正如他的發言人所說：「這是應付三
 國外長會議，爭取更多發言權，及
 緩和中國人民的抗暴情緒，並不能
 於放棄中國。」何況美國軍隊進之
 聯軍軍隊，係是「保護北平執行維
 加美海軍陸戰隊」。據美國新聞處
 華盛頓三十日電稱：「此後留在中
 國之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將約有三
 千九百左右。」不要說三千人，就是
 一千人一百人，亦難保其不
 在空襲中受難。沈鴻烈被殺之北
 大女生，據華商報載，其姓名與沈
 鴻烈，非沈鴻烈。沈鴻烈和沈鴻烈二
 子的暴行。說起暴行，據美軍全
 部退出，只要美國根據其特權的對
 華政策而對內戰的一方作片面的贊
 助，暴行亦是不止的。難道說，以



唯民雜誌談

物資以資糧食，幫助好戰份子去
 擊打千倍萬倍地殺中國人民，就
 不是不行嗎？這比這還比這
 女七和沈鴻烈大二子不知要巨大幾
 重多少倍的暴行，這是美政府時
 又在美一政府時接洽價值二十萬萬
 美元大軍火的贈送事宜，這一罪
 惡的買賣，中國的人民，及不
 知將被殺多少？這不是它們應該
 大受疾呼抗議的嗎？美政府對華
 政策一日不變，暴行必然是用不
 窮的。有的，去多成立的比十一
 條利害得多的中美新約，若不廢
 止，那便美軍全部撤走了，據美
 國對華政策改變了，中國亦會因
 接性的殖民地化而死亡的。
 新華國運動的三個目標：
 一、美軍全部撤出中國。二、美國政
 策對華政策。三、停止中美商約。
 任何一個目標沒有完滿達到，鬥爭
 就不能停止，就必須繼續進行！

決定政局的兩個因素

政府在一和平不平等二失敗之後，
 將將打用其最後一舉一動——
 改組政府——，將在「第一」而在其
 以前一舉之後，亦將和某些一社會

，以加強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強大了，不僅將迫使美國帝國主義
 者考慮是否應該收其錯誤的對華
 政策，而且將影響到遠方的土氣
 而迫使好戰份子考慮是否應該放棄
 其武力統一的政策。一切都決定於
 人民，人民力量強大的速度和強大的
 程度，決定獨立民主和平國家的
 選擇。(海)

政協決議與校場

政協決議公佈後去年二月一日
 ，因慶祝政協成功而發生的校場口
 血案是去年二月十日，都已屬年了

口血案周年

政協決議公佈的當時，對普通
 民主的大歡喜，每個人面前都閃
 了一輪光明的美夢，許多人都覺得
 自己年青了，祖國更年青了。與
 舊時頭頂的時候，校場口血案發生
 了。然而，這沒有人能搖撼那天
 快向來的信念，因為沒有人能
 破壞代表全體起立鄭重通過而又
 其他一黨一派的領袖們或官員堅守
 的決議，那是不算數的。
 一年來的事實，除了感嘆我們
 當時的天真和幼稚我們以為和平民
 主可以應有的幻想之外，就是否
 我們：與其要遵守信義，婦女守
 貞操，毋寧要江水向東流；同時告
 訴我們：要實現政協決議，得到和
 平民主，就須繼承和發揚校場口流
 血最多的英雄，後來終於被殘殺死
 的李公樸先生的精神，繼承戰鬥。
 (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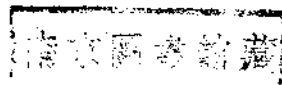
最後一張王牌

若愚

一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了一篇所謂「政府對於和平商談之願望及其經過之說明」，一方面，拒絕了中共所提出的「恢復和談」的「項先決條件」，他方面，構出了國民黨當局所稱謂的「恢復和談」的「恢復和談方案」。很顯然，這是一個「和平攻勢」。對於「和平攻勢」，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陳定一於二十五日，發表了一篇針鋒相對的「平聲明」，指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聲明之全部內容是拒絕中共『恢復和談』的兩個先決條件，即拒絕取消蔣介石氏的偽憲與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的軍事地位，而提出所謂『和平方案』四條」，而「所謂四條是用來拒絕真正和談的先決條件的」，因此，「所謂和談完全是欺騙」。他堅決表示：「取消偽憲和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地位乃最低限度的和談先決條件」；「不要民族獨立，國內和平與民主自由則已，如果還要獨立、和平、民主，則一定要蔣介石氏實現取消偽憲與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的軍事地位這兩條，不達目的，決不能休止。一切欺騙都是無用的。蔣介石既拒絕這兩條，悍然提出欺騙的『和平方案』來對抗，則一切後果，當然由蔣介石負責。」這一下，把「和平攻勢」打得粉碎了。於是，國民黨中央部長彭學沛又於二十九日，發表所謂「國民政府對中共拒絕和平談判之聲明」，表示：「中共既作如此決絕之表示，則今後唯一可備之途徑，亦唯有貫徹政府政治民主化之既定方針與步驟。尙望各黨派與社會賢達一本其愛國愛民之熱忱，參加政府，使憲政準備早日完成，而憲政能如期實施，並望一心一德，從事建設，恢復經濟，改善一般人民之生活，共同努力於建國之大業，此係政府今後之唯一方針也」。這就是說，不管「和談」恢復不恢復，不管中共參加不參加，而國民黨當局是已下決心準備改組政府了。

改組政府！這原是國民黨當局及其後台老板美國當局的最後一張王牌。現在，這張王牌是準備打出去了。好！讓他打出去吧！且看這一張牌打出後，究竟是誰是贏？

長會議決於中國問題之決定，而實際上，却是執行美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他企圖在三國外長會議的決定形式下，保存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實質，使全中國為國民黨所統治，而國民黨本身又為美國所控制，也就是美國通過國民黨這個工具而控制整個中國。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最初，他是運用老練的政治手腕，來誘騙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共納入他和國民黨當局所設好的圈套。但是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共具有着極豐富的抗爭鬥爭的鬥爭經驗，對於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具有着極高度的警惕性，那裏會上他們的當？儘管他們的政治手腕高明，儘管他們的政治圈套巧妙，結果，還是失敗了。於是馬歇爾採取了第二個步驟，第二套辦法，放縱乃至激使國民黨當局撕毀協議讓議和停戰協定，縱橫外到湖內，大打其內戰，企圖以武力壓迫中共就範。但是，國民黨當局及其部隊太不爭氣，大打內戰的結果，不但不能迫使中共屈服，反倒使他們自己的力量削弱了。單就兵力來說，在馬歇爾離華返國的前夕，國民黨的軍隊便被中共的軍隊消滅了將近五十個旅。即使馬歇爾感覺到他的第二個步驟走不過，他的第二套辦法沒有效，他是遭遇到第二度失敗了。政治欺騙失敗，武力壓迫又失敗，到這時候，馬歇爾不能不下旗歸國了。但，這並不是表示馬歇爾放棄了執行美國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的任務，而是另換了一套辦法來完成這個任務。如果說過去是運用政治的或軍事的手段來完成任務，現在，却是運用外交手段來完成任務了。也就是說，馬歇爾自己和他的工具國民黨當局直接壓迫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共，沒有收到任何效果，乃異想天開，企圖通過國際會議來壓迫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共。具體地說，就是他們企圖在行將召開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中，爭取蘇聯贊同乃至支持馬歇爾所執行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甚至幫助他們壓迫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共。他們「以小人之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蘇聯和中共的關係，看做他們自己即美國和國民黨相互之間的關係一樣，認為像國民黨一切依靠美國，因而一切服從美國一樣，中共也是一切依靠蘇聯，一切服從蘇聯，只要蘇聯肯幫忙，還不容



「獨便」這話聽起來，似乎不知何種的「獨」字法，實在是大特特。中共是和平六國人民黨在一道，自己的主張，用自已的力量，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不依任何外國，也不服從任何外國。姑不論蘇聯決不會替美國「代平」涉中國內戰，幫助中國反動統治者壓迫中國人民，即使蘇聯真這樣做，對於中共的態度，也不能發生什麼影響。可以預料：莫斯科外長會議開會的結果，在這種問題上，歐戰將必又一度降臨到意外的失望。可憐他現在連抱希望，必將失望的希望！」

正因為馬斯哥以及他的工具國民黨當局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所以在外長會議開會前，如果沒有其秘密條件的重大變化，所謂「改組政府」這一門子，是必打不出的。他們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解釋為美國已經執行了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決定，把中國的國民黨一黨政府，改組為各民主黨派平等而有地位參加的民主的聯合政府了。再就以前行將召開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交換，而爭取蘇聯的同情和支持了。如果蘇聯提出中共和民主同盟這一黨派沒有參加所謂「聯合政府」的事實，那他們便會說：「不許，中共和民主同盟沒有參加。這完全是由於中共的強硬，換句話說，就是中共阻撓執行三國外長會議的決定。你不是可以支解中共嗎？就請你來勸告中共參加政府吧！我們還給他保留地位，處方以待呢。」為了更能充分證明中共阻撓執行三國外長會議的決定，他們曾把先「改組政府」，後「恢復和談」的順序，變為先「恢復和談」，後「改組政府」。直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發表了上述堅持「恢復和談」的兩個先決條件的聲明後，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才又宣布了不替「和談」恢復不恢復，不管中共參加不參加，而改組政府勢在必行。他們以為好容易抓住機會，把拒絕「和談」的責任推在中共的身上，為什麼不乘勢打出一張「改組政府」這一張王牌呢？

但是，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決定，不僅要求中國民主，而且也要要求中國和平，不僅要求中國改組政府，而且也要要求中共停止內戰，如象中國內戰不停止，則蘇聯政府改組，馬斯哥也就不能進行將各黨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交一半，而不提交清楚。因此，國民黨當局的一和平攻勢，除了推卸內戰責任而外，的確也還有騙取暫時休戰的意思。現在，

中共不肯上當，暫時休戰做不到。怎麼辦呢？只好再作孤注一擲，詭謀沒有把握的戰爭，企圖再打一個大勝仗，給中共軍隊以重大的打擊，一方面，挽回國民黨軍隊的頹勢，倘方面，迫使中共把戰爭停下來。據傳，馬斯哥臨行時，曾向國民黨當局建議，要組織一兩次勝利的戰鬥，阻止中共軍隊的進攻，使戰爭能夠一直停到今年八月間，至少，也應停止到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時候，以便他從容進行預定的步驟。最近，國民黨當局動員大軍兵力，集中蘇北魯南，陸空配合，大舉進攻，就是為了實現這個孤注一擲的計畫。但是，孤注一擲的進攻，是不是會獲得使中共把戰爭停下來的大勝利呢？恐怕國民黨當局自己也知道是完全沒有把握的。固然，國民黨軍隊進佔臨沂，不是絕對沒有可能。但臨沂臨沂，必將付出損兵折將的重大代價，而所換得的只是一座空城，未必能給中共軍隊以重大打擊，更不能對整個戰局發生決定性影響，要使中共停戰是不可能的。張家

村事件不就是典型的例嗎？就整個戰局來看，國民黨方面已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除了過去早已存在的優勢外，現在，更感到兩個致命的弱點。第一，是它所唯一依靠以從事內戰的美式武器，已經感到缺乏了。據說，在第十五個美械師中，已損失三分之一即十五個美械師，尚存在着的三十個美械師也有軍火彈藥不足之慮。國民黨當局原期拿到美械師移運過來的剩餘軍火，支持半年到一年的戰爭，不想，這些軍火拿到手後，大部分是潮至丁的無用的廢物。試問缺乏美式武器和軍火，國民黨軍隊能在整個戰局中，取得勝利嗎？第二，是它的士氣更低落，戰鬥力更削弱了。據新華社統計，今年一月一個月內，中共軍隊擊俘國民黨軍隊十二萬一千五百人，就中，生俘九萬○五百九十人，且有解放軍官兵十三人。這充分表現國民黨軍隊已完全沒有戰鬥力了。試問這種樣子，軍隊還能在整個戰局中，取得勝利嗎？正因為這樣，所以國民黨當局對於已經宣佈勢在必行的改組政府，還沒有立刻實行，而給國民黨陣營的幫閒黨派也對於參加「改組政府」，踴躍不熱。但是，如前所說，「改組政府」是國民黨當局的其實也是美國當局的最後一張王牌。這張王牌是不能輕易打出來的，但如不能終究不打出來。儘管一時有所遲疑，有所延擱，而最後，一定要打出來。好！讓它打出來吧！

英國外交的道路

辛濤



反蘇是烟幕

假如說，美國的反蘇是烟幕，那英國的反蘇更是烟幕。英國是比美國更無力去發動新的反蘇戰爭的。

英國自走出戰爭之後，就發覺了自己已面臨兩個現實的頭痛問題：第一個是帝國的本身，已被戰爭削得疲憊不堪；第二個是帝國所屬的殖民地與附庸國的獨立運動，都已如火如荼的展開。好像一個貴族子弟，一覺醒來，忽然發覺自己已經成爲破產戶了一樣。其狼狽之狀，是不難想像的。但是它却不願作破產戶，它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過去的權威與光榮。於是它乃不得不向原爲自己的奴隸，而今天却早已成爲世界最大的財主的美國求救。但是貧窮大財主却豈以放高利貸起家的，它不僅不是什麼樂於施捨的善男善女，而且相反，它却已是世界上最利害的吸血魔王。要想得到它的援助，是必得付出慘痛的代價的。這一點，在一二兩次大戰之間，英國已領教得夠多了。今天因帝國的破產，主要也就是因爲，現在若再交臂一次，當然更受不了。因此，英國不得不挖盡心思，希望想出一個妙計，可以以付代價或不要付太大的代價，就可以得到美國的贊助。於是大英帝國過去去家傳的傳世妙計，又被翻出來了，妙計的內容是很簡單的，只兩個字：「反蘇」。因爲只有反蘇，才能加深美蘇的矛盾，才能使美國不得不把英國看成戰友，而無代價或索取較少代價就來援助英國。

因此，當美國尚未完全拋棄羅斯福的外交政策，還未決定「廢全世界，還不願充當反蘇的主腦時，英國就首先舉起反蘇的大旗，其類因就在這。後來，當美國已全部拋棄羅斯福的外交政策，而要制衡世界，充當反蘇的主腦時，英國對美國一切主張與措施亦步步趨進，其原因也在這。英國反蘇的目的，是爲了確保以至擴大英帝國的舊日統治的。那末，怎樣反蘇呢？辦法有三：第一是組織所謂「西方集團」；第二是成立「歐洲合衆國」；第三是締結「英美軍事同盟」。這三個辦法，固然都是以反蘇爲旗幟，都是要破壞聯合國中三大國或五大國的不平等協商的精

幻想的破滅

第一，「西方集團」和「歐洲合衆國」，都是以英、法、比、荷、葡等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國家爲主腦。所以這些國家的結合，不僅意味聯合同盟機構的被破壞，而且也意味着這些國家所屬的殖民地和附庸國的不可侵犯性，阻止美國過剩資本的侵入。這樣的辦法，當然會遭到美國和各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同時也要遭到美國的抨擊和阻撓。因此，這兩個辦法，很快就流行了。在這三個辦法裏面，比較能獲得美國的同情的，只有第三個辦法。這個辦法，固然也有反蘇的目的，即企圖藉此擴大美蘇的矛盾，使美國不得不支持它，保證它的屬地的完整和本國的走向復興；但美國也有美國的打算，美國想依靠這種同盟，追英國成爲自己的附庸和剝削它的殖民地。因此，這種同盟，終於就在這種種含糊的形勢之下，逐漸成爲事實了。同盟的內容，據傳共包括統一的參謀制度，交換訓練及軍事標準化三項，現在尚

有第二項已先後實現，頭項在蒙哥瑪利去年訪美時，曾排擠。有些地區（如遠東），甚至還被美

國獨佔了去，而不願分給英國以一杯羹，同時英
國的殖民地自治的離心傾向也很快地增加起
來，有些殖民地自治領（如加拿大、澳洲、巴
勒斯坦等），甚至還準備投到美國去。這一切，
豈是上述借款所能補償的嗎？當然不是可
能的。而且由於美國經濟恐慌的急劇到來，美國
通幣的貶值，一將借款今後在美國所購買到的實
物，也一定不貶值的。

是的，在目前的恢復下，英國在東歐、在地
中海沿岸、在伊爾、在埃及、在荷印、在印度
已扶持性下各該地的行動去採取政策，甚固
政權的政策，雖不致到美國的情緒，有甚、甚
不情給以政治上、經濟上以至軍事上的支持。
但為了這總，英國對美在日、在中國、在朝
鮮、在菲律賓等地的所作所為，也不得不加以默
許。對於美國在全世界所建立的單獨統治的事
業，英國也只能表示極大的同情。雖然其中好
些是建立在英國生命或所通過的。有些甚至
就在英國的領域上。而且當美國去支持英國的
外交政策時，英國付出的代價也是無法計量的。
例如當美國請求美國去幫、領、伊、巴
勒斯坦和印度等處的民族運動和民主運動時，美
國的勢力就立即乘機伸入進去，結果英國的統治
區域而大大的削弱，以至美國大有取英國的地位
而代之的趨勢。但當英國去支持美國在別些地
區的作爲時却不能給以同樣的報復。這便使英國
極難不吃苦果，而得有苦說不出。

但是這所付出的代價不止此。由於反蘇
，但自己的力量却不足充當反蘇的主腦，而不得
不靠美國的力量是也。從而國際地位日趨低
落，由於反蘇，但歐洲各國却日趨左傾，歐洲
的社會民主黨人大多數亦已從「蘇改寫」變
因此，英國在歐戰不閉口日趨，而比英美的
工黨政府與歐洲各國的兄弟黨的裂痕亦日漸加深

；由於反蘇，說不得不保持龐大的軍費和強大的
兵力，使人民更加痛苦，財政更加困難，加深人
民與政府的對立，去年工黨議員的一月報一，
這些兒更使工黨政府垮台，也就因此。這一切，
更足與反蘇的原來的完全背道而馳的。

回頭才是岸

整的結果，既然是這樣。於是繼承了保守
黨理主主義的英國工黨政府，就不得不考慮來重
訂他們的外交政策了。現在已有不少跡象，足以
證明一種勞慮是確實的。最早的大約是去年年
底的聯合國大會，在那次大會中，曾表決調查國
內軍隊應包括調查武器並建立國際監督制度等
案。對西使節時，英國已一反過去作風，第一次和
美國對立，可與法德等國投一票的票。接今年
年初，蒙哥馬利又有訪蘇之行。最近其文並聲明
願意與長美蘇同盟條約並商訂法法同盟條約，再
加上法法原有的同盟條約，使法法蘇三國更加密
切起來。本月二、四日，英國上議院並第一次改
過去對遠東問題的口，開始辯論中國問題。議
員林德與法法大臣亦同時對美國對華政策
深表不滿。主張認實行「斯科」議，林氏並力
主由二強合商中國問題。這些，都與英國過去的
行舉行動完全不同的。固然，它們不應注意與這
些事實同時出現有英美軍事密約的頒布。但不
管怎樣，這總比過去在美蘇關係上，英國向美國
的一面倒好得多了。

可事，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就是英國人民
覺醒的極高和力度的壯大。英共領袖的漸趨擴大
和英共對英國現行外交政策的猛烈抨擊，這已是
衆所周知的事實，勿須多談。就從工黨本身言，
要求工黨政府改現行外交政策的聲音亦已與日
俱增，除了海勤全球的七十三位工黨議員一反叛

一案之外，在這以前，已有去年六月工黨四十五
屆年會中，各工會代表幾乎一致對其外交政策的
表示不信任了，不久，又有一百零五位工黨議
員發表宣言，要求對蘇友好，改選對希對西政策
，在以後，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工黨各支部
又聯合向政府提出了一個備案，再對其外交政
策加以更尖銳的批評。英國工黨政府的首腦人
物，雖然在外交上都一貫地執行保守黨的老政
策，但一種種向下面的熱氣運動，遲早也要使
其改觀的。

除這一基本因素之外，還有幾個國際上的新
的內幕，也可能使工黨政府改現行外交政策的。
這些因素主要是：第一、反蘇的和平形勢
已到頂點；再強硬，就可能爆發戰爭了，但英國
是無力作戰的；第二、東歐的局勢已固定下來
，中歐的局勢亦決無經過德奧和約的商定而固定
，從而遠東問題在國際政局中的影響是趨於減
加了。但在遠東，與英國存在着利害衝突的却是
美國，而不單是蘇聯；第三、美國的經濟日益甚
目的之一，美國必定要更加緊侵略英國及其殖民
地，從而英美一盾就必定更加加深；第四、歐洲
的左傾，特別是歐陸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左傾，最後
也一定要影響到英國工黨的左傾。這些原因，
有些現在雖還未完全成熟，但畢竟是要成熟的。
當他們完全成熟，兒合着英國人民對於工黨政府
的壓力，工黨政府恐怕是很難照舊固執下去了。

英國是現在在美國反蘇反人民最主要的那位，
假如有個火伴也離開它或不積極幫它的忙，那世
界的民主和平就一定會更快的到來，中國的民主
和平也一定會更快的到來。
美國外交政策是反動定了的，我們今天能期
望的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改變。我們應該作成這種
改變的實現。

中國政治之路

(續二十四)

十六 從軍事分裂到政治分裂

(三) 國大召開以前的和平攻勢

(5) 第三方面的前途(續)

鄧初民

種種分化有明感嗎？譬如說把第三方面內與來過含有者的投機分子，動搖分子，和不用緊要行動代表廣大人民和第三方面本身利益的散漫分子，都以感身利害的方法更使他們增加了一黨之大，一將給一黨國大一些什麼好處呢？這能使一黨國大民主的性質有所改變嗎？當然不能。再說，國民黨當局的分化政策，就根本上說不有什麼成就。何況第三方面，其其是上境國大的第三方面依然客觀的存在着。而且由於第一方面的內戰國策政策始終沒有出路，而在日益殘酷的內戰國策政策之下的第三方面，只有使他們在惡劣現有的救濟之下，不斷提高和普及他們的政治覺醒，使得第三方面的前途更加光明。

目的，第三方面的前途是光明的。分化作用不能有何成就，他們不能把政治的分化作用估計太高；但也不能從根本上否認它的分化作用，不能說它的分化作用，在完整的民主基礎上，沒有起一時的擾亂與紛擾作用，也就說不能估計太低，——估計有一點作用沒有。

所謂第三方面內來過含有投機分子，動搖分子，和不用緊要行動代表廣大人民和第三方面本身利益的散漫分子，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由於在根本上，所謂第三方面的地位，是不斷的向兩極分化的。例如比較接近上境的小開張，無黨無派，受不得苦，受不得氣，受不得個人利益，說不免出賣廣大人民和第三方面本身利益，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則比較接近下境的小開張（上層中，是一個沒有），却受可受盡了。而比較接近下境的小開張（上層中，是一個沒有），却受可受盡了。雖然，堅忍不拔，始終站在第三方面本身和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為一對內戰國策政策而奮鬥，但獲得一個獨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國家而奮鬥。因此，被分化的究竟是少數個別分子，第三方面內投機、動搖的個別分子被分化出去以後，不是第三方面的削弱，而是第三方面的加強。

所謂第三方面是客觀的存在，第三方面的前途是更加光明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由於中國不是一個高度成熟了的資本主義社會，兩頭大，中間小。因而這兩頭尖，中間大。而在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勾結外

援，擴大內戰，拒絕民主改革，堅持法西斯獨裁之下，使得廣大的第三方面，本即廣大中間階級，也和廣大的工農大眾一樣，受盡帝國主義或封建專制的重重壓迫與剝削。首先在經濟上就由於外貨傾銷，買辦官僚資本的壟斷，以及各種無窮無法的統制政策，使得中小工商業者，乃至極大的民族資本家，都還有絕無出路。尤其目前「美購」的侵入，使得美國工業商會都只有捆綁起手聽候人割肉吸髓，而則由於苛捐雜稅的無比繁重，那民營的無比殘酷，普通工農大眾自然已活不下去。就是中小地主也只有把紅貼在門上了等外逃。就在政治上通過工農大眾非找出路不可，非排死拼活的鬥爭戰線不可，非要求徹底的民主改革不可，這也就在政治上逼得中間階級，廣大的第三方面，非與廣大的工農大眾止在一起不可，因為他們在經濟上所受於美帝國主義，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剝削是一樣的。因此，他們的出路也是一樣的。他們在今天還沒有有一個獨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國家出現，他們就活不了，這種情況之下的第三方面就不是孤立的，就有着廣大雄厚的友軍，這樣第三方面本身，就具有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內戰的政治路線掙脫出來才是出路，否則就只有與着去死，所以離開了第三方面立場的個別分子，即就其個別分子的利益說來，也是上當的，倒毒的。譬如，中國的工農大眾和中國的中小階級，亦即廣大的第三方面，一致要求中國獨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戰排山倒海的力量，是沒有任何反動集團與動分子所能阻礙得住的，因此，中國的第三方面的前途是光明的，在經過一次分化之後，就更加結實、堅強、有力、穩定，因而其前途，就更加光明。

因此，國民黨當局的分化作用，不能說毫無效果，但他們所企圖達到目的却永遠達不到。

其目的是要屈服第三方面，但是第三方面，只在未受屈服時，才是第三方面。一當屈服，即已不是第三方面，——人民不再承認他們是第三

方面，他們自己也難於自釋第三方面了。」

「其目的是在消滅第二方面，但在他們忘記了上舉兩個事實中的第一個事實（按即廣大中間階級的客觀存在及其政治覺悟），廣大中間階級羣衆的政治覺悟是像秋潮一樣的海湧，但第三方面的個別人士不過是潮水中的一个水泡而已。可以消滅一個水泡，但無法阻遏澎湃的秋潮。」（上兩段均見文萃第二卷第八期公孫求之「論第三方面」一文）

不過第三方面本身，今天還難於詳察下列條件：

一、中間階級或第三方面，在社會階級上說，是「中間」，是「第三方面」，在當前政治上的共同目標共同要求上說，他們的障礙是「第一方面」，不是「第二方面」，而且與「第二方面」是一一的，應該是「一」的，必也是一一的。所謂中立性，只是在社會階級上必然與「第一方面」區別出來，決不能苟同甚至贊成他們的政治路線，只是在社會階級上也必然與「第二方面」區別出來，因為站在中間階級立場上與站在工農大眾立場上，對於政治社會制度的遠景及當前的鬥爭方式，也必然會有不少差別。但不是說在當前政治目標與共同要求上，我們也要站在中間，要守中立。譬如說我們要求的是中國獨立，而另有人要賣國，我們却站在獨立與賣國的中間；我們要求的是民主，而另有人要獨裁，我們却站在民主與獨裁的中間；我們要求的是和平，而另有人要持槍內戰，我們却站在和平與內戰的中間。這種中間性是強對不得的，否則便是無是非黑白的「海派」，不是什麼中間階級，第三方面了。

二、中間階級或第三方面，在政治組織（政黨）的組織上說，是「中間」，是「第三方面」，可是在政治主張與共同目標上，中間階級或第三方面，其主張是國共之折衷的政治，盾乃至軍事衝突的調處人，和調停人。調人是在甲乙兩方事不己的爭執上引起調處與調停作用的，中調階級或第三方面與國共，或說與第一、第二方面共同生活在同一經濟政治環境中，國共之折衷的政治，盾與軍事衝突，并非事不己。如國民黨的政治主張是與第二方面的利益相背的，那就不但第二方面的中共要反對它，第三方面也要反對它，怎能在國共之間作調人呢？反之，如果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是與第一、第三方面相背的，那就不但第一方面的國民黨要反對它，第二方面也要反對它，又怎能在國共之間作調人呢？事實當然是第一方面的國民黨與第二方面的政治主張相背時，反對國民黨；當第二方面的中共與第三方面的政治主張相背時，反對共產黨。當第一方面的國民黨與第三方面的政治主張一致時，同國民黨取一致行動；當第二方面的中共與第三方面的政治主張一致時，同共產黨取一致行動。如果在歷史傳統與社會條件上決定了國民黨所代表的利益（亦即在社會關係上，決定了國民黨當局令

天只能是代表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無法與第三方面一致；反之，在歷史發展規律與社會條件上則決定了共產黨所代表的利益（亦即在社會階級上決定了共產黨今天雖然是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而同時也不能不爲中小資產階級中小地主乃至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是與第三方面一致的，那第三方面也就只應讓步而且必與中共取一致行動，決不偏於中共，如反動派所咒罵的中共尾巴和中共外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方面也是要積極作政治鬥爭的，這那裏可能作什麼調人，和事佬？更不可能是什麼海派，在鬥爭的戰場上一定要認真敵友，給誰人以打擊，并聯合人給誰人以打擊，這那裏是什麼偏於一方？更不是什麼尾巴，外圍！

三、中間階級或第三方面，在將來或許是不偏於第二方面的，即最後的政治目的或許不同，而在今天却沒有什麼不偏於第二方面的地方，即今天在政治上要求和平民主是與第二方面一致的。反之，在今天則決與第一方面不同，今天第三方面要求的是和平民主，第一方面則專制獨裁。在將來，除非第一方面的內戰獨裁政策向第二、第三方面的和平民主政策投降；否則就是第一方面的死亡。因此，第三方面的政治鬥爭，不是不要偏於一方面，而是偏於一方面，偏於「是」的一方面，偏於「非理」的一方面，偏於「和平」「民主」的一方面。如果不偏於一方面，就是不要友軍，孤立自己。再則，第三方面，不要要鬥爭，而且與權利。不要友軍，孤立自己。就等於不要勝利。而在事實上，中間階級或第三方面在爭和平民主的時候，如果不與廣大的工農大眾結成緊密的聯盟，勝利是不可取得的。中間階級或第三方面所擔當的任務，決不是什麼抽象的中間，空閒的調人和調人的任務，而是一個鬥爭的任務。鬥爭的任務，是要緊靠着一方面，有效的打擊另一方面，不是站在中間兩面夾打。

第三方面是有光明前途的，第三方面必須注意以上三點，努力去做。在一個月前環境有參加一黨國大問題這一政治紛爭中，雖然有少數投機分子，動搖分子被分化而背叛了自己她立場，但也有堅決站在第三方面立場毫不動搖的戰士，在驚濤駭浪中仍把着舵前進。這證明第三方面的政治水準在惡劣的政治現實環境中，正不斷的提提高，廣大羣衆的擁護，也是向着真正代表第三方面的戰士鼓掌的。

不過近來強調中立性之說，又在甚囂塵上了，如認爲參加一黨國大，就是要有張中立，還是好的，如將中立理解爲不問是非不辨黑白，站在中間做調停作調人，這就不是第三方面，而是孔子說的鄉愿了，不可不鮮而斷之。

新哲學教程 (四十號)

第五章 唯物辯證法底諸法則

第二節 派生的、展開的法則

從量到質以及從質到量的轉化原則

侯外廬
羅克汀合著

客觀存在着的世界事物，首先是以其實的多種多樣性而呈現於人的面前，各種各樣的事物，以他們自身底質的不同而被此分別開來。那末，究竟質是什麼呢？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曾這樣地規定道：

「質地即本性，這首先和主要地是指這一種意思來講的：就是它在外部關係上表現自己為內在的定性。」

「質就是與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規定性；某物之成為某物，是由於它的質，失去了它的質，它就不成其為它。」

因此，所謂質就是事物內部的規定性，它決定了某一事物之所以成爲某一事物，所以它也和該事物不可分離的。譬如一個商品：不錯，凡是一個商品，都是一種有用物，所以具有使用價值。但是，有使用價值的物，并非一定就是商品，如空氣、水、荒地等等。因此，有用物要成爲商品還必須具有交換價值。即是，這一有用物通過了交換過程而入於他人手中，對於他人成爲使用價值。因此，交換就成爲了商品底質，如果沒有了交換，如果這一生產品不爲了交換而生產，那末，這一生產品便不成爲商品了。

對於客觀世界的事物，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它，除了質的方面，還可以觀察它底量的方面。那末，量究竟是什麼呢？黑格爾又曾經這

樣地指出道：

「量也是存在底規定性，但已非與存在直接等同的，而是無關於存在的規定性。」「（見「邏輯學」）」

這一個說明是很簡明的。一個商品——例如一本書罷——是商品，但十本書，一百本書，二千、一萬，甚至百萬本書還是商品，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量的變化是不會引起事物底質的根本變化的。把量的規定性，把事物底質的側面與質相對地分離出來，或者說，從客觀世界底事物中抽象出了量的側面，而單獨地予以研究和考察，於是我們便有了數量的科學——數學。譬如：

「這是簡單明瞭的。但在這裏已經有了抽象，把數量關係從事物底質分離開來，而單獨地予以考察。在這裏，究竟是三本書加上兩本書，還是三個廣相加上兩個廣相，是無關係的。抽象化的發展到了高等算學我們便有了純粹的數量，想他的數量，虛的數量，這些數量在表面上看來是純粹想他的產物，它的成立是和客觀事物的實在無關係的。」

質不啻與量不同，而且和屬性也有差別。根據倍根，洛克，萊布尼茲等哲學家的了解，以爲質和屬性直觀地是同一的東西。但黑格爾在論及質與屬性時却和這些哲學家底見解不同，而有重地指出其差異性。根據黑格爾的理解，屬性不過

是質的表現，只有質才是和事物底定性直接同一的。某一事物失去了它底質，那末這一事物便無法成爲這一事物，無法保持自身底來的樣子，而無可避免地要從這一事物轉變成爲另一事物。但是，屬性却不同，某一事物有時雖然失去了某些屬性，但仍然不妨礙它成爲某一事物。即是仍屬不會發生從這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過渡。譬如一個橘子罷，顏色雖然是它底屬性之一，但是可以是青的也可以是黃的；又味也應當是它底屬性之一，但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酸的；同樣，重量也是屬性之一，但這并不反對重量有輕重的差別。

根據辯證法底觀點，它認爲事物發展的過程是從小小的、緩慢的、隱秘的數量變化，而走到公開的、巨大的、迅速的、突然的、跳躍式的性質底根本變化。關於這一過程，黑格爾曾經用過如下的鮮明詞句來說明它：

「存在有着一定的廣度，在這廣度以內，它無關於量的變化，也不改變它的質地，但是一經達到這種量的變化的某一點，質也發生變化了。」

凡是事物都是質與量的統一，質與量的統一黑格爾稱爲「度」，量的變化到了一定階級就會引起了質的變化，這一個過程是一個螺旋式的過程，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這一條近於螺旋式的會上發旋路線就稱爲「結線」。〔特種〕



月光下

俊賢黃

深青色的月光，從薄薄雲裏浮出來，又迅速的散開，只在一個轉眼的時間裏，整個的田野便放出光芒了。夜會漸漸暗了，一個時候，使遠處的山峯顯得可怕。當月亮從山頂升起，光明透穿出來一個新的世界展開了。田野顯得蒼涼，而又帶着一種溫柔。行人的腳步聲消失了。夜裡走了繁忙的人事的活動。只有流水的聲音，在一個時候顯得更大，可呵冬冬的，一刻不休息。

一個不知道明天怎樣的女人，將一個四歲的孩子，放到床鋪上。當不久在黑暗裏，聽到他的驚哭的時候，她是突然覺起來，好像感到一個世界沉落在她的心上。屋子是黑噴的，一個高的小窗戶，透進來像一把團扇那樣大的一片月光。她看到了月光。她不能如爬上床去睡覺，在驚裏，他輕輕走

她走出去，因為她那樣的不平靜。一個乳白色的世界突飛出來。她走出那小茅屋，沉默的，又顯得驚駭的，在一個小石壩上坐下來。她抱着自己的膝頭，一個放光的天空，和一片每一刻都想更裸露出自己來的田野，面對着她，又同時有一個大的寂靜面對着她。

她本來疲倦極了，整整有三個晚上並沒有睡過一刻。幾天裏，她都是麻木的。一個怎樣的事件來到生活中，她的丈夫得患病死去了。就在兩天內，一個散着金黃的陽光的上午，那個在土地上勞作了半午的漢子，沒有講下一句話，好像只不過昏睡過去，實在却永遠的離開那幾間小茅屋，和他少數的幾個親人了。

輕輕的叫了他一聲，立刻便發覺他已經僵硬了。這是一個突然出現的，只有她知道巨大的秘密。只在最初的一刻，她明白一件事，全部的意義。在哭聲響起來的時候，她只帶着一種瘋狂的心緒了。在沒有神他辦後事以前，她只是真誠的哭，完全消除了在平常生活中對他的怨恨，夫妻間的恩愛支配著她。

四歲的孩子驚慌的走進來，也裂開嘴哭了。母親豪啣的哭聲，突出茅屋，驚動了對面小山崗上的一戶人家。一件在她最重大的事情，第一次傳到世界上來。

隣房們感到一點悲涼，明白面前一個市流，水田，樹叢，……所組織成的小小的世界，發生了一點變化。他們被一種隣房的愛感動了，開始有一個男人，兩個女人，向那小茅屋走去。他們是唯一的隣房。

在有人走進來的時候，他開始湧起莫大的悲傷，感到自己的不幸。兩個女人圍上來，用手堵上她的眉頭。也漸漸的聽到一片哄哄聲，有，候明白的意義，有時候又不明白。

但是，她不能夠長久的哭泣。在隣人的勸慰和幫助裏，她不久便着手料理後事了。那個男人替她上墳去買一些念經的東西，一個女人去通知死人的親屬，一個女人會在茅屋裏。

從那個時候起，她的心是剛在

一種麻木中了。她用着全部精力，甚至全部生命，來料理後事。她在這當中存在。在一些閒歌的時候，她又哭泣起來。

過後，茅屋裏，響起一陣爆竹聲。火鏢的光線中飛揚起來。陸續有人踏進那小茅屋來。

她請來和尚，替他做了一天法事。今天清晨，死人被安葬了。

這三天，是頭那那樣長，彷彿等於好多年的時光。一切變化，彷彿都不是頭那的三天裏所可能有的。她的命運，已經和從前有怎樣的的不同。

她的身體是好疲倦，但卻不需要睡眠。在丈夫死去那天晚上，她連床鋪也沒有走過。第二天晚上，她只睡過一刻。這一個遭過改變了她，使她離開平常的生活。但她的疲倦，是每一刻都感覺得到的，是沉重的。

當着傍晚，那最後一個人，死人的女兒，離開茅屋以後，她便將屋子裏的東西，作了最後一次的清理。四歲的孩子一面糾纏着她。在屋子裏，大概還原平常的時候那樣，孩子便在她的照顧下，上了床。

黑夜早就來臨了。兩天來，這屋子裏面人們的喧鬧聲，許多驚動的確聲響，好像不可相信那樣的，去得無影無蹤。現在完全是和過去那許多日子一樣的聲音。

在孩子的聲響起來的時候，一切生活上的事件，都在這裏面了。一切痛苦，一切以前，這兒這兒的...

她不會哭，因為這些事情離那兒已經遠了。這和一天前已經有了不同。...

明天，緊接着夜曉的明天，是她心上的重擔。她是茫然的。她沒有那種生活的經驗。...

明天彷彿是不會到來的，因為那是一件太痛苦的事。...

夜是和平，美好的，空氣雖然寒冷，帶着冬天的威嚴，但不刺人。...

他，光線得好像逼近了她的眼睛，好像正在轉動下來。...

田雪的頭，在今天早上，添加了一層新黃。...

田雪的頭，在今天早上，添加了一層新黃。...

「黑狗，黑狗，你好好的安息吧！你發的一切你都辦了！...

黑狗，黑狗，你好好的安息吧！你發的一切你都辦了！...

天中間吃了好多米。而且一切這有好多浪頭。...

那口豬，是預備來過年的，還要依賴牠償付一些欠債。...

五年中間，一個不能動錢的盼望，使他們痛苦。...

黑狗，黑狗，你好好的安息吧！你發的一切你都辦了！...

黑狗，黑狗，你好好的安息吧！你發的一切你都辦了！...

今年，從秋收後，他們的生活起了點動。有一隻牛的盼望是真實的到來了。...

沒有牛的痛苦他們身受到。在春耕，冬耕的時候，得用重金去向別人借。...

他們不能夠不在一些事情當中負了債。...

他們能聽心的想，土地怎樣能多出產一些。...

他們能聽心的想，土地怎樣能多出產一些。...

今年秋收以後，起了那三石谷子，他們有了快樂的心事。但是，一切却又不要麼美好？物價趕着漲，時候，往上面爬；尤其到最近，幾乎每一代媽頭都有變化。而且要拉幫了。

一切，就為了要打肉票。本來是該領了肉票，又改收起來。那種舊信，彷彿他們帶到一個高而的地方，又再帶他們將空插下來。這一切混亂，把他們打入到一個空如裏。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最近，一個做有一隻羊的春福家，一而又被拉肚子的種種勒索，恐怖嚇住了。保長是不會放過這三家的。而黑狗的家，又無論如何不能夠離開家前一天。

在三天以前，他們還過這一切，恐的從算着。現在，她的心上包圍開許多無盡的愁苦的日子。一人死了，看你們在嗎裏拉好了？她想，又嘆一口氣，輕輕向那個

「你倒好了呵，倒得着安意了呵！」
他沒有留下一句話，便離開了她。生前，他們不久才吵過架，她對他還有巨大的氣憤。現在她只是懷念他，而且懷念的願他再生。

在三天前，她是怎樣的悲毒。接聯生的錢，抓聯的錢，好容易從心上挖出來的，使她那樣惶恐。在死死去以後，他們唯一的會長，死

人的公報，和死人的一個早發分了家。那時候，來共同主持操運的時候，錢是像流水一樣的往外流出去了。她雖然甘心可憐的，然而一切都太不節省，有聲病。但她的意見，一個錢的意見，不被那些男人們尊重。

她的苦惱，現在變與，比起人的死亡，是勝不足道子。
一切前災苦，是到那陽光燦爛的上午醒頭的。她眼前彷彿還映着一片金黃，然而在那天，一星和完全沒有關係的。她時感，怎麼偶然走到床邊，發現他出走了，這是好可怕的一刻！

今天，四鄰死人回來，除了她，大家都高興的喘着。最後她快苦的，是下午，死人的哥哥，帶來一個麻戶，將麻索去了。跟着么惹又引幾個人來，這那三石谷子。這些都是在昨天，由他們一半，用最廉的價錢買出去的。這全部作了死人的喪事費。

她平常便很懼怕他們。而且，以後有許多事，還得快替他們。但對於那一口豬，那三石谷子，要離開茅屋，她引來憤怒，感到大大的不屑了。在么惹引來進來担谷子的時候，那世惹再不能的說，她

「把吧，一切就由你們拿去把吧。」
么。立刻見信，但由於她的處境，便顯得很厭惡的話了：

「我只不過是替你的忙罷！你怕又要吃一頓？只要還得用錢來，三石谷子又可以不担起走了！」
「是使她現在這痛苦的。一切是來得怎樣不容易呵？」她想。但一切來得不容易的東西，他們沒有一次留得住。

她家無所有了。一個四歲的孩子，要他長大，還要等待好多年。兒一長大那個時候，也許她會有着甘美的日子。
她疲倦的，可又不停的想。這完全是清醒，明白自己的處境。

但一個大的苦痛，和那比較過去這將悲慘的日子，又使她立刻茫然起來。那真不可想像。她是那樣無助。
她在樹叢的迴廊幻看。月一

變的顯得有點寒冷。
月光下的世界，是那總寬闊，是不可相信的美麗。一切都應該是沒有變動，沒有顯得和從前有什麼不同。但是，她的那個漢子在這

個世界裏所發生過的一切事，所留下的一切痕跡，現在却是怎樣遙遠了，簡直是兩個世界一樣遙遠。
過去一下變得怎樣溫柔，對她帶着一個不可抗的力！
她迷惘了。她才三十多歲，一個年青的婦女，正是洋溢着活力的時候。他能夠作事，能夠吃苦。她對生活還有着要求的。

現在，她的心却是一片冰涼，可憐的年紀，她的活力，都那樣的不適合。
她仰望，望着天空。月亮在進行它的路程。她突然覺得這空一些了，彷彿一切煩惱都是不存在的，請在一瞬間便使她那樣感動。

她聽到溪流聲響，那聲音非常響亮，彷彿從田野的四圍湧了出來，擊了那個田野。她久久的聽着。那聲音彷彿在引路，在使她把從帶到一個什麼地方去。
世界實在是奇異的。當她又轉到生活的全部苦難的時候，突然那

麼自暴自棄了，悲涼的感到死亡的痛苦。一個人最後不過是一個死亡。在他們這樣的窮人，死亡是不會更壞的。
她的臉色變得可怕。但隨着却憤怒了，而時低了一個嬌傲的傷痛。她感到自己的年青和善良。

她想起了四歲的孩子。在這世界上，沒有人和她在一起。她那樣感動的站起來，想回到屋子裏去。她彷彿離開那個家已經很久。她要回去看一看，並且抱一抱黑狗，那個寶貝。

石灘上，一個黑影，跟着她伸長了。她那樣快的，而且是忘却了許多事情，奔向那座小茅屋。
留下來的月光，和更惡，更白的霧。

四六、十一、十三。

文藝上的兩條路線

參中書

文藝，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以文字為表現手段的文藝，雖然隨着階級社會的出現和勞心勞力他分家而被壓榨者霸佔了，以後又被他們以種種殘酷的方法剝奪着，但是，被壓榨的人民，既有勞動，既有生活，也就有文藝，他們還沒有文字，他們却有勞，有苦語，他們的嘴既沒有被鎖住被縫着，他們就經常用語言來表現他們的生活，情感和思想而形成歌謠、小說、故事等等。我想，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受過國文藝教育，至低程度亦會常在祖母或父母的膝前聽她們講述入情入理的或荒唐怪誕的故事。誰若過着鄉村的生活，誰都可以在旭日東昇或夕陽西下的時候，聽到從山野裏傳來一陣陣山歌清脆的響明或合唱，如果去訪問一個健談的老人，他也許會給你講許多許多有聲有色的動人的故事。這些山歌與故事，有的，假如筆鋒起來，就將是最好最好的文藝，比之詩經楚辭和希臘神話，亦將毫無遜色。這類東西，在壓榨者看來，自然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他們不承認這是文藝，不，他們連小說也不承認是文藝的。不承認這是文藝，也就是他們剝奪文藝的方法之一。其實，許多優美的山歌和故事，就是壓榨者聽了，也不能不為之心動的。漢唐以及南北朝，不是有許多民間歌謠被他們采去而成爲千古的絕唱嗎？假如歷代的人民文藝都被保存下來，那是多麼豐富的文藝寶藏啊！可惜絕大部分都已隨着作者傳者的逝去而逝去了。正因為如此，過去一般文藝史，都不得不以壓榨者的文藝——所謂貴族文藝的發展過程爲其主要內容，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人民文藝的曾經存在和運存在這同一事實。

人民文藝，在過去，主要是以單純的言語爲表現手段，但亦有以文字爲表現手段的作品，如小說「水滸」，如下所列之類的詩句：

禾節日當年，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中，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儘非復舊人。
二月春新綠，五月鰲新谷，磨得眼筋枯，癩去心頭肉。

類人民文藝，大都是從人民出身的智識份子，或非從人民出身而同情愛護人民的智識份子所寫的。每當社會經濟發生變動的時候，被壓榨的人民中的某一階級或階層，由於覺悟到自己的力量，抬頭要求其在政治上的地位，這時候，他們一些戰鬥的歌，差不多可以代表一般被壓榨者的呼聲，因而亦可以說是人民文藝。

我們可以這樣說，自從壓榨者佔了以文字爲表現手段的文藝以後，文藝上就分成了這樣兩條路線：一條是貴族文藝的路線；一條是人民文藝的路線。前者屬於在社會上處於統治地位階層的壓榨者，因而成爲文藝上的主流，後者屬於在社會上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人民，因而被壓榨成爲文藝上的潛流。

文藝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貴族文藝當然反映貴族社會的生活，人民文藝當然反映人民社會的生活，其不同點，除了表現手段有文字與單純的言語分別之外，還在於：貴族文藝，形式上較精緻較細膩，內容上則較貧弱較灰白，反之，人民文藝，內容上較粗壯較堅實，形式上則較粗較樸拙，這是根據於他們與勞動的關係不同和隨政治經濟的地位而在文化教育上的處境給相反而來的。

假如我們承認人類社會進化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那末像郭沫若先生說：「一部文藝史，就是貴族文藝與人民文藝的較量史。」自然亦不爲過。人民文藝的沒有被全部保存下來，以及人民文藝的沒有向更高級的形式發展，可以說，這正是貴族文藝對它殘酷壓榨的結果。就拿文字爲表現手段的文藝來說，我們亦不難在文藝史中找到貴族文藝對人民文藝的壓榨。

在我們中國，始所聞知：古者，有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如皇所焚的書坑的儒，其中雖然多是春秋戰國時代各種學術的結晶及其繼承者，但也必有反映了當時人民痛苦、憤怒、希望以至要求的文藝作品和文藝作家，最近二十年來，新樂是的新樂殘業，更在空前過後一方面而發展作家文藝作品，另一方面而發展文藝家，這是一種最殘酷的武裝。何如文言與白話之爭，為藝術與為人倫之爭，大眾語之爭，三種人之爭，抗戰有無無端之爭，民族形式之爭，無一不是基於這兩條路線的武裝。

也許有人會說：詩話的採自民間，漢詩的採自民間，不都是人民文藝的受到影響嗎？不錯，這是事實，但只要求一步退則：民間文藝家採取民間的武裝，我們就不難明白這也是一種武裝。民間文藝的採取民間武裝，也是為要一種武裝之得大，而民間文藝之得大，却並非為着人民的生存生活和幸福，而是為着鞏固自己的統治。（像漢民話的採自民間，民間文藝家採取民間武裝，也是為要一種武裝之得大，而民間文藝之得大，却並非為着人民的生存生活和幸福，而是為着鞏固自己的統治。）再者，孔子的刪編詩經，後可謂是刪去了那些不利於統治者的歌，而只把與統治者的統治無礙無害的留下來。於是這三百篇詩經自然就成了詩經，到了漢代及其以後，聖賢者又穿鑿附會曲解之舞一經。說起來，這也是為着文藝武裝人民文藝的一種方法。

在西洋文藝中，也不難找出這類的例子來：

比如：希臘的神話，本來是人民創造的，但我們現在所說說到的奧林匹斯山（Olympus）宙斯（Zeus）領導下的神系，實際上其結構者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造過了。最明顯的，就是那神系中，盡是些只知戀愛吵架、挑撥離間、混在無度的神樂隊。神系之中，雖有一個幹生宙斯（Zeus），却被造成為跛足的殘廢者，在天上成為神們的笑料，在地上則成為統治者製造武器的奴才；勇氣的哈爾米修士（Prometheus），宙斯以為他是一個思想有問題的危險人物，於是把他拴在他的肘上，使他不能動彈，至於偷火給人類，人類所創造的帶典娜（Atena），草髮、帶乳、雙手執鏡，是一個怪難看的司農業和生死的女神，草髮象徵生殖，蛇象徵泥土、象徵毀壞。及地獄，這是原始農業民族意識的反映；但我們現在所說說到的帶典娜，却已折翼來的樣子，而是經過改造的了。

又比如：基督教帝王張四海一家，號教平等、和平博愛的聖經，雖然另一方面也宣傳有禁慾、忍耐、不怨尤、不抵抗的奴隸道德；但在當日實際政治達到了高峯的羅馬，它却是一部最能接近人民最爲人民歡迎的文藝。由於它，基督教在民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勢力，招致當時羅馬的惡毒者無比的嫉恨，信徒們，整百整千的被殘殺被燒死，聖者尼羅（St. Nero）爲着着熱而焚燒羅馬城，却談論於基督徒，讓成更不絕書的大寫。這，雖是一種宗教的鬥爭，政治的鬥爭，但也是一種文藝的鬥爭。自然，聖經這一件作品，不但是今天，就在彼君士坦丁堡大帝把基督教定爲國教以後，就已與基督教本身一同變質而變爲壓制人民的東西了。

高爾基在「論戲劇」一文中，曾說俄國在十七世紀的初頭，有「化裝戲子」和「行吟詩人」巡遊全國，演出戲劇、吟唱歌謠。據言，他說：「和來自羅曼諾夫即帝位以來，尤其是他的兒子亞歷山大時代，教會與貴族社會，拒絕了這些「化裝戲子」與「行吟詩人」，且下了一道命令：「明令禁止這些戲子「無情地處以笞刑」。對於民眾詩人的種種奇蹟的政府的辦法，非特鞏固而且長期而深入於恐懼的俄國生活之中。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諸代馬羅特近郊，有個戲匠亞尼希斯，寫了唱曲於拿破崙的不羈之歌，受了大刑。」

再說明，文藝上的兩條路線，無論古今中外，壓制者存在，鬥爭也就存在。由於人民一向都在經濟上政治上受着嚴重的壓制，所以文藝鬥爭上也都遭到了失敗，今天，人民雖然在政治經濟上，遭受着更嚴重的壓制，但正因為這奴隸的命運，人民文藝就非在與貴族文藝的殊死鬥爭中獲得勝利不可了。



羊棗和「我的爸爸」

克寒

今天報紙上看到了「我的爸爸」出版的消息，我的內心翻着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因為這部稿子的出版實可說是羊棗先生的血和沈亞女士（羊棗先生的太太）的眼淚換來的，當他把稿子譯好

逝世以後，顧祝同的下屬仍死硬的扣着這部稿子不肯放手，經沈亞女士再三逼着馮真上求下的請求三廳司令部（當時押羊棗先生的機關），雖然是一部沒有政治意識的稿子，得來的仍是一個不理不，直到後來沈亞女士進了先生生前的美國新聞界好友羅博（E. R. R.）再三懇求要求，這一回話「美國國務院」的光，才道得這部稿子

然而，羊棗先生已長眠地下數月了。
羊棗先生動手譯這部稿子，是自永安被捕轉押江西西山長官部以後，他似乎知道暫時自由，編寫了（誰又知道他直到死竟足永遠與自由絕了望呢？）才着手譯的，那時筆者不和他在一起，我只記當書初送到他手中時是在永安，我們陪著那包書（還有其他一些書）物着，筆着，因爲我們那時失去自由已將近一月，許久的時間都浸沉在悲憤憤後其妙的恐怖中，精神實在非常苦痛！

記得那是一個秋天的黃昏，我們在小鎮子路中——滿是省保安司令部所題「招待所」——關了影棚的一天，就是放出來吃晚飯透透空氣的時候了，羊棗先生，不曾在門板上關的小洞

向鄰家的同家人望望，對室的鄰友從小洞中也對「們」望着，大家的臉色是蒼白的，忽然，一團更蒼白的臉從對室門洞中一現出來：
「楊公，爾爾又來了！」這是同室鄰友苦衷說的。

「哦，」羊棗先生輕輕嘆了一聲，轉身又在室內徘徊了。
爾爾也是羊棗先生美國新交處的好友，保安處最初是不准他來接見的，但是爾爾仗着「美國爸爸」的地位非接見不可，保安處奈何他不得，只好不說不接見又不說接見，這他在會客室等着，爾爾似乎也曉得中國官員的「滑」，便開始在會客室轉圈，這樣一來，保安司令作惱了：「開出了姓爸爸的命案如何辦呢？」也就只好答應他接見了。

「楊公有人見！」一陣門響，接有看守長喊：「楊公有人見！」
羊棗先生便出去了。我們也乘這機會出去吃晚飯。
等到我們回來他已坐在那裏勞動，身旁除了包書心外，就是一包書。他手插褲兜我們也吃些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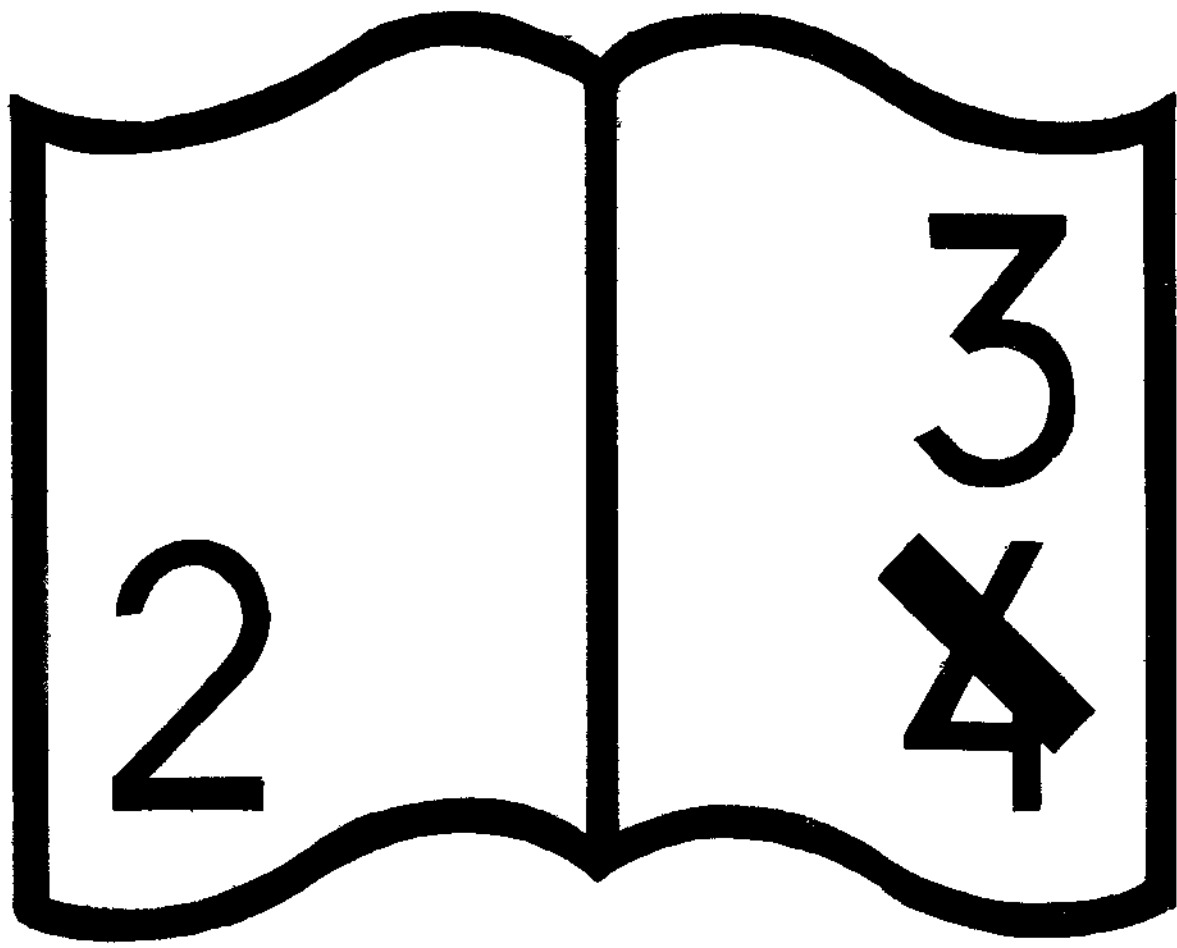
我們在動手吃東西時，一個人的肉肉肉肉來：「爾爾那外國人和你換些什麼？除了你些什麼東西？」這是歐與羊棗先生說話的村工，他大

歐與羊棗先生談話過久了，在小國人面前不發聲，一進來見了他的面就這樣問。
「沒有談什麼，談些我太太的事……」
「怎麼談這麼久？做手勢叫停停都不轉！」
「他有話說呀！」
「這是個說來的？」那人動手翻了。「翻」
「我的爸爸」的硬封封面就遞了出來。
「這是什麼書？」爾爾眼瞠着望了望。
「這是本兒童小說，叫「我的爸爸」，是寫美國家小孩子的事。」

「你們還看「兒童書」麼？」兒看書「有這厚？」那一對眼瞠瞠的眼直直着他了。
書便遞去「檢查」了，「檢查」了一個多星期不肯通，墨墨再來催，才又遞進我們手中。
從此我們有書看了，一位在美的讀友交與我讀了本文這小說，「我的爸爸」是輪到一位姓水的讀的，羊棗先生則讀一本經濟地理的書，他最初對「我的爸爸」似乎只隨嘴讀了讀，便又埋頭讀他的書，獨自徘徊去了。

「我的爸爸」文字是很淺顯有趣的，但中間夾了不少美國人的習慣用語甚至土語，我們便經常的問他，而他也就把這書讀了兩遍，每讀完一次他總是說：
「這本書我倒要譯出來看看，中國的兒童讀物除了「綠」裏種外，好的實在太少了！」

「這本書我倒要譯出來看看，中國的兒童讀物除了「綠」裏種外，好的實在太少了！」



编码错误

「什麼時候動手呢？」

「這個，這個，」他低聲的沉吟一下，「接這手，」我聽得他法不助手的，別人以為我們是一團門戶的紅色思想，我的也是紅色的帽子，如今又戴點紅的帽給他看不是很有趣麼？」說到這里他又低聲帶點幽默的笑了。

以後，我們每次的守兵得筆強寫信給外面的入取衣物時，便順便偷着褲襠前，褲尾處是情情的送給他看，他還字字句句的對讀之後，總是搖頭說：

「不行，你看我的譯文多流利通暢，既既小孩子的口吻，就這要譯得淺顯易懂一些！」

他找了一支鉛筆，便右手翻開來，但還不到三四節，有一天晚上給外面的衛兵從門洞中看到了，一陣大罵：

「晚上還有什麼？」

開了門鎖，一衝進來，把那頁鉛筆的作本搶在手中往外跑去。但當他逃出去時，看到我們林裏還有幾聲，沈片，吃食。便也一省腦筋起了去。

殺後又還是先前的美國朋友剛帶來紙稿，我把物物送給了我們，——但鉛筆的譯文却沒有了。而且隔不到三天，羊庚先生和其他一些同家的人，在深夜也都帶來上一部大書進來了。他走動那夜裏常常緊張發抖的。我竟記得睡到半夜與突然一手拍醒了。

「我醒來了——」

「我醒來了——」我聽得他這理一點很薄的鋪蓋，什麼襯衣，背心……都分給不走的人，我奇怪起來。

「怎麼你連襯衣都不帶呢？」

「帶什麼？」他看到衛兵一轉背，用低微的聲音不流轉的說：「你曉得他們帶我出去要怎麼了這個你還用得着給我說！」

立時，這傳來悲憤地我一身，我望着那閉着的風人脚底底眼，那舞動的事，……難道今夜就要帶到一個重地，給某一種人——「解決」在黑暗中麼？

我臉龐更顯下來，忽然又一本書遞到了我的面前：

「這本書你去看看吧！時，我的那部『歐羅巴的黎明』（註）如果編法有問題，你告訴沈亞交給金仲華吧！」

那本書就是「我的極點」，但我還入了手推手中，故作鎮靜的說：

「不，還是留著你自己看吧，他們如果真解決人不會叫你去帶的，何況你有美國朋友！」

「你哪裏還有清淨地帶的？」

遠遠的地方汽車「嘟嘟」的叫了幾聲，立刻他在利刀，本被之下送了出去，——從此我和他分別了，直到十個月以後出獄，才曉得他已冤死在另一個地方——杭州城中。

今天在報上看到這條短促的廣告，我想出了他作國際問題演說的聲音，那個人腳踏的眼睛……我的心是這樣的沉痛，但當看到窗外微然是一片漆黑，我又覺得吼在體內激流，唉，羊庚先生你究竟是怎樣死了呢？

註：「歐羅巴的黎明」原為先生在其手編之「國際時事研究」中發表之國際論文，原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以銀幣

與張金仲華先生由生活書店出版，改名為「國際概論」。

唯民週刊

第四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五日出版

主編人 孫初民

發行人 鄒越濤

發行所 唯民週刊社
重慶中山一路
四德里五號

訂費辦法

1. 訂定半年者，訂費二元八角，郵費在內。
2. 訂定三月者，訂費一元四角，郵費在內。
3. 訂定一月者，訂費四角，郵費在內。
4. 訂定半年者，訂費二元八角，郵費在內。
5. 訂定三月者，訂費一元四角，郵費在內。
6. 訂定一月者，訂費四角，郵費在內。

稿約

1. 本刊除譯外，各欄歡迎投稿。
2. 稿約約稿外，來稿請不超過兩千字。
3. 上欄稿請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4. 附刊稿請附原文並詳加註釋。
5. 附刊稿，不用之稿，當即退還。
6. 一經刊載，即奉酬。
7. 來稿請寄重慶四德里唯民週刊社二號高克奇收。